

「蘭蓀致樵生書」

■ 吳江秀珠

壹·前言—作者來函

瑞洋學長：

那天去交大承您多方照拂，十分感謝。

近日整理伯楨遺物，發現有一封陳蘭蓀學長致常樵生學長的信，右上角貼一字條，乃伯楨親筆寫的，交代“投友聲稿”現在我把它寄上，能否請友聲的同仁查一下，如果該稿未曾用過，是否可以刊出？

前天由郵政劃撥寄交友聲5,000元，希望成爲永久訂戶，伯楨雖然去了，我仍然盼望得知諸學長的生活動態，以保持聯繫。

您公私兩忙，我還以小事來打擾，抱歉之至。 敬祝 大安

吳江秀珠敬上

貳·蘭蓀函

樵生： 我現在美國德薩斯州勃勃克的家中寫這封信，打算寄給令兄撫生老學長轉寄給你—我們交大的人，不管那一只出來的，都是校友，不要奇怪。

一九八二年，八六年我兩度回到國內來，兩次都到武漢，不由得不觸發對你一股強烈的思念，兩次都託了住在武漢的朋友，同學打聽有沒月常樵生這麼一個人，結果當然是石沈大海，中間，我也問過令兄，但那時候，可能連你們兄弟之間都音息不通呢！當然問不出眉目了。

今年的六月份，台灣棉紡公會叫我去做一些諮詢工作，而在九月份，我們一班交大唐院一九四三級的人定在成都的西南交大（唐院的後身）集會，兩者之間相隔兩三個月，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，太平洋上空來回飛兩次不合算，固此決定在台公畢之後，直接進入大陸，多蹲一點辰光，和兄弟姐妹，至親好友多盤桓一下，我們這批人都七老八十了，說是來一次偉大的臨別紀念，也無不可。

上個月我大整理我的書櫥櫃，翻出一封一九四八年你寄到香港給我的信，信上充滿了“還有好多事慢慢地同你講……”的口吻，但這都是你至今爲止，給我最後的一封，自此之後，我香港而巴基斯坦，又回到香港，再舉家搬來美國，其間娶了個蘇州姑娘，生了個ABC（American British Chinese），現在大的都要四十左右了，而對我來講，你就從此消失在人海之中，一幌眼幾乎要半個世紀了。

現在我又要到成都去了，上面的一次，是一九四二年，你帶了我，吃遍了賴湯圓，吳抄手，王胖鴨，不醉”烏龜”小酒家．．．。四十九年之後，我第二次又要去了，想起你來，心似乎隱隱作痛，會不會你也在成都那一個角裡呢？會不會在街上和你擦肩而過而矇然不覺呢？爲果是這樣，我就無法原諒我自己了。

君若在美國，君蕙也在美國，雖不在一地，也碰頭過很多次，良淞九叔一向住在 Washington D.C.附近，我去探望過幾次，他卻短命先走了，說來不信，良沼四姑卻和我們住在一個城市裡，多少是爲了我才搬到這裡來住的，除此之外，連住在南昌的陳文旅（滂子）都聯絡上了，數來數去，贛州這一批玩點昏天黑地的teen-agers就缺你一個，如不把你從那一個冷角落裡一把揪出來，那一天要去見上帝時還要一次又一次地回頭張望呢！我現在留下幾個國內的地址，都是我夫婦倆要去住的，你可以留信和我們聯絡上。

七月中至八月中 蘇州迎風橋下塘12號

八月中至八月底 北京北環西路15號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別片廠陳凱初轉

八月底至九月四日 西安西安交通大學一鄰50宿舍104號龔葆珣轉

八月五至十三日 成都西南交大轉

成都之後，我夫妻倆一路昆明，柳州，桂林逛過去，經香港出境，如果成都之後聯絡不上，就用信紙下端的地址直接寫信到美國來吧！我現在正禱告讓這封信落到你手裡，讓我放下幾十年來一項情緒上的負擔。

蘭蓀 4/17/91（蘭蓀，也許你看不出我花梢的簽名，一時查不出誰寄的）

參·編輯附誌

本文作者 吳江秀珠女士爲吳伯楨學嫂，於本期友聲截稿前，主編參加了伯楨學長辭世週年紀念祈禱會，會上見到吳學嫂及其子女在堅毅的淚珠中，閃著伯楨學長的影子，不禁深深獻上永恆的祈禱，願上蒼保佑他們。

·吳伯楨·吳江秀珠（Patzen & Grace Wu）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81巷10弄15號六樓

·陳蘭蓀 L.S. Chen, 3414, 84th Street, Lubbock, Texas 79423, U.S.A.